

新
唐
書

三四



周王登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十六

唐書一百八十六

宋祁

撰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密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
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功祿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舊善大
夫從李洎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
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
度使昭愬嘗爲懷義參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
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彊毅未
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
檢校工部尚書汪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
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
時群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主教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无錫寶
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
替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
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
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

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
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屠殺不能取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
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今孜以趙載代之茂實
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邪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
將張郁以擊越事寶光啓初劇賊劉昌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
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
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軍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寶督兵攻之郁走海
陵依鎮遏使高霸霸從寶遂據常州及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寶永制擢杭
州都將錢鏐鎮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
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
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歸不礼寶
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斬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
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
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壻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
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
會部將劉浩刀顯與度支催勸使太子左庶子薛勔叛寶方寢外兵格闕火

照城中寶鑑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
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其死浩奉卽領府事寶至奔平壤
駢饋以壅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卽奔常
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卽稜子建徽攻
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橐鞬
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
鏐以杜稜守常州又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卽剖其心祭寶使
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
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
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女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
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
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頔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成溪鏐使方永
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咥陶雅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
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
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卅藉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

自秦儻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
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至我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
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
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
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
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士輩曉譬勸卒
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
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
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
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
於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脩鄰驩內撫民有恩痛
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累
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何朝舊事推
子郃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勗攻幽州以瓦橋寧遼道和溝關部

方與劉守光厚乃畀叔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以義豐而存斂游弈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直壁沙河存斂軍河北挑戰直不出涉河乃戰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斂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郛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斂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郛以其族奔太原使直直主留後全忠亦至直直辭曰弊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礼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荅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全忠許之直直以從孫為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斂取成而還全忠表直直為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郛至太原克用表為檢校太尉卒直直字允明天復初為太原郡王

鄧勳諤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遂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誦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勳諤為邵州刺史即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為裨

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天命少年千人署
伍長自號即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耆詔授朗州兵馬
留後滅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陝溪人周岳與滿
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訟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遂刺史徐顥
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瓊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
拓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潭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項旣彊大且治
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瓊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營周岳
羸軍誘戰項憤在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項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
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
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
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
訥遣邵州豪傑將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
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
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
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
旣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

湘鄉取邵州進壁走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許鄉人夏
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千恭誘勛度江勛見士未
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纓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
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
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曾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
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千
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
人唐行晏乘巢亂召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
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晏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
不勝謀曰蠻所持林數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
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
曾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瑋字公謹滿字秉仁
岳字峻昭行晏字昌圖滿不脩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
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
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疑以逐彥威據江陵匡疑弟

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荊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荊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謩代節度。彥謩與監軍朱敬政不平，謀殺之。敬政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我見官親屬僚佐皆死。」敬政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政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政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政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政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旣歸，儒告以忠勇，燒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領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三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之。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逐儒，儒將奔行在。旣又却還，囚之。環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晦代，訢致監軍召訢致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紉繡，不可計。環見心動，遣卒賊之。訢致衣黃衣，盜刺其腹死。

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環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環固壘
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
于戶以備饌軍中申鼓无遺夜擊闔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
趙德諱攻環環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諱
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環死人无識者併尸于井後州長史陳瑋從環至
江陵密斷環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按歸授埔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
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淮
授蘄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
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叡政與巨容守荊門關與賊戰
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與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閬一舍虜獲不可
計巢浮江策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礼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
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
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
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
明更治時僖宗在蜀公鄉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即度使鹿晏弘為

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襲鄧秦宗權遣趙德誨營安弘兵攻襄州巨谷不能
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奔襄漢
駢遣吏捕得生見巨谷自言其術巨谷留不遣因令孜之弟道襄州巨谷出
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今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谷夷其宗生并
死巨谷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
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願將軍
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
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谷因表
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豪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
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隘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
養子繼瑋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
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全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盡殺
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
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恩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
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即授觀察使以淠邑開三州隸
之宗即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

戎昭東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發戎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君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宴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勗兵卒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未收寶鼎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遺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平子臣疑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臣疑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昭全忠之敗清口臣疑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遣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臣疑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

州遂奔行密麾鼓旦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十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為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昇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納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二萬頻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武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管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車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

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號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蔡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公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郾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園之帝以徐彥君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无一爲我死公无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絙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揚晟不諱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嬭使亡去隸
神策軍為都校信宗在陳倉郿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
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内外无固
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攻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
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无功
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
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
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
門夾戰大敗遂約降建饋牛羊晟曰以我為机上肉乎不出建築壘用道屬陣
以入斬晟首晟有子某雖城中食尽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
周母事之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礼既
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
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
礼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
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

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
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揚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
暴欲逐之建間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
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資饒建攻成都彥朗挾憾與并力道路朝梗敬瑄告
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
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
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重彥暉辭疾不克
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姪久未忍交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賊
相替詭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
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
縛使就館帶幕衾服皆具更養焉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
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
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
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輟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
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官因大略漢眉資簡守州李茂
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

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
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邠主戒不鎮鳳翔徙
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瑊尤親
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癬實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
違者先齒疥癬實衆曰諾及圍急瑊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琬曰爾
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
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
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
卒復其祀聖人之善處存乎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
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沒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
矣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十一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十二

唐書二百八十七

宋 祁 奉

救 撰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王何察時兩軍士千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許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更不堪命重榮乃說都曰我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裒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自滂更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

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摠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憂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監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斤所餘以濟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詔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

或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致帝數詔和解克用
合河中兵戰沙死致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
走鳳翔俄嗣襄王煬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致領
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練十
萬願討致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煬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
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掌庫部將常
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
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觀察使重榮據河中遷檢校尚書右僕
射即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
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
子溫亦為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
推為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之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
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
胤為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
於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
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

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曹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冊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以兵趨新平又詔汪州張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鄜行瑜兵數欲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

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為部將李璠所殺自為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九五月為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訥以逞祝者故為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荅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更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輟擧揚行客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為都統以討行密帝猗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為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勗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勗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龍襄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綱成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即劾珂交構克用為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為綱所迫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荅曰道

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疑而朱公不顧約以攻弊邑弊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吝珂益蹙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討所且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鳴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勗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勗軍暨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勗存勗解圍而成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偽哭而祭以虞卿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勗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營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盜中

為小校勦執賊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群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璆討
沙陀於雲州表為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
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偽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
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至嘉州人
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
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
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為
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
悉棄鎧馬奔還至脩武為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珣戍河陽
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珣及戍人還
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
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
為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斷善更治法令澄壹
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三年罕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
子仲方為留後為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為浮屠行丐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去

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群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為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為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旁餘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為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及為所敗棄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已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丐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扞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為罕之邀頓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

攻晉州言夜龍襄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孥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入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節李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永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李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李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路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遂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

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為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并開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為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賜名全義

王勣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勣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勣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不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

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圖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槊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閭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衍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竝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為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急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關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諄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

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揚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隸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為辨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執未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為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友寧妻許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子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弈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金勛以書請鐸願得儒臣
守路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
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
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勣銳為刺史謂潞險
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重遷有對言會克用
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
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脩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
克脩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
義而朝廷亦命克脩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脩字崇遠克
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
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為闢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脩擊邢
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脩所破斬首萬級執臻
等按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丐兵於
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脩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
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
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眾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

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鎖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陣其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言耳云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楊時朱孫列傳第二百一十三

唐書二百八十八

宋 祁 奉

救 撰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繁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之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衝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救據壽州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挈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濃濃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迴李本逐濃據其城行密虜之取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救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頔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衆襲說行密曰高公老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密卧帳中令曰賊

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百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殺閫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閱月孫儒奄至兵銳其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柔朝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穆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塘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錙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縐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錙必遁給曰將軍若出

願自吾壘而偕鏗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鏗宵遁獲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鏗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宜歛地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楊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陵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霄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頔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且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間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

濠作魯陽五堰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頔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勛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行密以隸表積軍積穀之行密愛其勇更置千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豕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冢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頔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卽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璩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卽將劉知俊儲穀石碣將南襲張訓也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廬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濠攻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所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

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頔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頔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弟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師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蔽雪馳迫清口不進雍淮上流淮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

顧宋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驚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淝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勣薨燎新屬蜀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將勲迎之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礼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約麾下

響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真鳩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雋若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祖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募蔡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嶺洲以樓艦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永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虜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頌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澗口荆南節度使

成內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內溺死勅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勲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頔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頔之敗更以臺濠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頔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勲詹倌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倌躡之德勲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勲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他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轡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濠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綉補浣濠還之行密曰

吾軀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蒙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鬱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讓唯遙醜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女媧人計它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留後行密諡渥曰左衛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為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為衣桐瓦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為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

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為張顥所制三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為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為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為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米貲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為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泐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葉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

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其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楊州詔全忠為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為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關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瓚等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為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憤矣焚其書督饘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

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間里中坐黷亂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為王彥武牙軍黃巢之亂彥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摠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即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比日勁兵地欲造然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

新有恩於全忠故吝檄憲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
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
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為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
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
復取曹以郭詞為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
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
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
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告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
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
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微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勸有
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為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溥求援於宣
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即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比戍以兵久不下乾寧
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砮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
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言等大北是夏全
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二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
塹而守宣饒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

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嶺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寨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礼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為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為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揚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師

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卑水方步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為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為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眾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卽全忠兵卻屯汴城東南列偽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汴尸於河焚并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為副建鋒為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朝食乎未幾汴兵攻秦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眾與建鋒許德勳等明署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楊州自為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文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昇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為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

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虜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粦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建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顧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顧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迎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慰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顧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潰

壘以來糧盡將為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饒道軍適大疫儒病殆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顧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樹且其儒軍大敗儒病甚服弁不能興顧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十三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三十三" (33) and "三十三" (33).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一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直學士李尚書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鴟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滴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

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
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
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語
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
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
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
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
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
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
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
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
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鴛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
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
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
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
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劔州刺史姚卓文共攻
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
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崇爲諸軍都虞
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
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
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
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
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
君雄諱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
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
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
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

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犇陳州宛丘人卅爲忠武軍牙將犇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犇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䟽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犇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犇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

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
張犇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
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犇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
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維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
二十餘州唯陳賴犇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
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
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
贈太尉犇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
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
厚有法度破孟措功多巢之圍昶夜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
昶曙決戰士爭奮死闔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犇領泰寧以昶爲
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犇昶犇之
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
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犇

子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集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
邇賊畏見殘齒即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
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
書右僕射遙領劍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
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
珣疊甃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文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
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
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
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
人爲罷市

田頴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
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頴謀爲多攻趙鐸於
宣州鐸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頴乘輕舸

追之鏗驚遂見禽行密表顧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顧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路顧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顧破其屯與戰顧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顧非計也行密復將顧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顧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顧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顧怒曰吏覲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顧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顧顧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顧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顧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

史顯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璩迎女且告行密曰顯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顯召還顯行密使人謂顯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顯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顯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顯絕行密太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顯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顯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顯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顯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顯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顯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顯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顯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

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頽兵於
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
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
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
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
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三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
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
槩米志誠弩皆爲第二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
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
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
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
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
忍負人願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度江爲
陣以行士笑其法濠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

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頽志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闕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駟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

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顓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鏐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闔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頔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頔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紿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

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頵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十四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二百一十五

唐書二百九十

端殿學士兼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書畫郎直學士

祁奉

敘撰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爲主殷爲前鋒張佖爲謀主略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爲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撾擊建鋒死斷其喉衆推張佖爲帥佖固辭馬暉傷佖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陳贍于市殷至佖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納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

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
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
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筭募高
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
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
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
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閒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
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賓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
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
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賓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
至但詎不忍舍公行密具齎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
報我荅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旣至殷表以自副每
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
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納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戎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旣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納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納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諄辱納韓楚言尤劇納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納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

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巖率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
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
度使納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納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
刺史存不得志納遣客伺之方蹴毬納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矢遣
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納頗知吏
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道芝訊不承臨
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納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
再葺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
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納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
鹽本隸鹽鐵納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納
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納皆手殺之至絕嗣禮卽本
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納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
彥若罷道江陵納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
而怨朝廷乎納大慙晚喜術士餌藥濱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准

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汭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汭身自將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無敢諫唯親吏楊師厚勸之汭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安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三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即拜奉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

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腹心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等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餽所仰旣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荅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閒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

殺彊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
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彊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
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
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
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
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
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美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
撫使仙芝遣柳彥璋掠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三年諸朝詔即拜
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聞
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
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
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譟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
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

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玠爲吉州刺史玠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餽餽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敎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恕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計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玠旣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玠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楊州人至相語曰千金易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卽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

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兖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廬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三京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鉅金刀非吾尚誰哉鷄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檣於江有一矢墜前亞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

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
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
帝聞杭越拏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
繆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
豐山堅實詣繆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繆斬其母妻于屯
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
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
我者必錢繆也昌命繆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
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漣水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
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
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
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
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
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葦帶食無餘軍中殺人
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穗粒以
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
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
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
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廼進說行
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
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
歲頔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
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
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計鍾傳實襲頔行密知
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
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

海柰何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
行密挈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
度副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爲君
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
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之約驅民黑鑕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
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寢寢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
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
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
家焉世以此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
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桀置軍中潮
自縣史署軍正主稟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藉附秦宗權它日賦
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
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

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子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頌州詔即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

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
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
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
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
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
之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
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知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
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
琅邪郡王審知字次都為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
秋善吏治沐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
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揚贊圖鄭戩等賴以免
禍審知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為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

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
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螳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
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泳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
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
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
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
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
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
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
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
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
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領
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
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史義列傳上第二百一十六

唐書二百九十一

宋 祁 奉

救 撰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卅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類蒿木不吾賤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王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斬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茲錄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向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王與王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列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叙夏侯端以采凡三十二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王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平但上性沈思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汝且取之宜蚤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卧內擢秘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

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討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
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卅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
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
妻子徒死無益吾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
爭持之乃上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二十餘人遂東走潁登
豆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
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卅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卅充遣
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汴賊
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
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靡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
狀帝閱之復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粟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
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
果所圍糧盡無親所乘馬啖士而者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
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
下大呼曰賊大飢云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感埋

其半士中馳射之至死言其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
爵平原郡公封戶二千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老生戰霍邑軍敗自
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彊達敗其
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
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癯老嫗何所道舉奴張
貴又曰亦識我不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勢擊其面達不爲懼亦拔刀
逐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
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威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荀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舊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
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
數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舉主親將謝叔方率兵攻
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
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
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果主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
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文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

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荅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受廣州都督真前日牧守苛肆為繼害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及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凌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諡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為屈咤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弑帝更使其壻薛君倩賈詔言隋所以亡謝子臧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謁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維堞崩頽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

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盡關或言刺史郭子武儒不支且失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恃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歆李玄通士歆客韓城隋亂結納豪冢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誦降劉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歆爲賊擒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

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
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
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維水上陣縱列執長矛馳
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眩懼無敢元須陁乘之
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割鼻納諸懷旣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
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
後須陁為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揔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
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酈元真等故士
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揔管因
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
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
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噉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
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
絳州揔管封郊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
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眾攻方

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為仁其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此圯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棄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士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產業比其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慧見東井上䟽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又刻當時亦少之為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謬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僅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工與柳變等歸李密私署撫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群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材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摠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亮立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巨唐何哉荅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其盜爲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即授伊州摠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

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頴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毅入寇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歡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為歡計者突厥逢獵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惜贈冬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訓舉擢明經為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眷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裴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柘紕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眷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諫自以為弗

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勿湧流廬之側
李又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
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鑒其名於泰華二
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為
廬州長史中和中文擢其遠孫敬則為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土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
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
即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拍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
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
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
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
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
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承濁王室
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浚并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
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昏延
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曇得其寶之孫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

今臺密語三思三思遣校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藉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王不父可于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之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俊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及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諡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更或籍名比軍輒驕惰未事積累奏罷之故不戒而辨監無公食而息錢舊嘗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為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侍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磧石取虜將一人斤烽條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節度荆南疏更惡榜之里閭殺无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雋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
宰相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
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
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入
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冑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
翔苦無貲乃力居賃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
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貲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
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緡子蠻得仲翔以
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磔遠西酋最遇之重焉後夜囚沒凡十五
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諸用檄領近縣尉
父乃調尉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
今親殯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
仲翔爲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
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澄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
右臺監察御史澄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

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執當貴王指橙及臨河尉鄭嚴說以女妻嚴而
歸其甥陰於橙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橙置幕
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橙
監察御史方道檢覈數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
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肅見內倚權
翫法殖私橙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翫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
間干請亂吏治橙不爲應故挾兒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
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
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勅置使入爲京兆尹揚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
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橙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
奚珣繕城壘勸士卒將遇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
候調不能知已陷陳留萊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
徒戰不勝輒北橙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聞橙約奔吾曹荷
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橙坐留守府弈守臺城陷祿山鼓
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橙弈及官屬將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諡曰忠懿
河洛平再贈大尉拜一子五品官橙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

至關口時野彌望時謂地辟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澄云澄十餘子江涵風
瀛等同遇害唯源於脫

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宋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
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
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澄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毀其先寢也每過
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卧庭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
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卒伏節逆
羯始興安符組華城郭者不為恥而澄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
之光由澄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
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華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
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澄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
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況此高年夫喪忠所以勸
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孝舉是四者
大衛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君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
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授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
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澄孫為河南兵曹參軍

彭耀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永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
隆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二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
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止貲官史館致勳名特高者九十
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三等子孫數終於朝
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
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岷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
師德王及善朱訢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如已崔玄
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弁南霽雲蕭
華張錫李勉張謐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愔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隋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甌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章事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章事朱劼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頌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且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静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李泰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鄭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薊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邾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劼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珣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淮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弁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彦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圜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欽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鄧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道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護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摠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鄭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子嬰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魏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胡方道行軍大摠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掖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人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大將軍鄧國公張曄

朔方道行軍大撾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璿

東平郡太守姚闓

右第二

盧弈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鄜州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弈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弈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早有司謚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奘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

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
不非廉察之任切於玄其之官分命所數不啻保姆逆黨其威烈於水火于
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去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
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
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為華
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者倚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為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
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
曰臣位三品當給榮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
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夏間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
始翰薦為少府監歷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
陸劇居民孳聚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二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
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
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
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

偽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元中宿攻衆陽太守崔無諛率衆乘城聞師譟自隊如雨無諛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偽將武令珣戍焉無諛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諛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父乃為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為少府監守萊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忠義列傳上一百一十六

忠義列傳中第二百一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直學士都察院御史中丞兼集賢殿直學士

祁奉

敕撰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
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
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
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
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
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
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
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
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
泚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延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
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

拒守計李愬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眞卿斬子光遣甥盧
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可挫賊西鋒
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
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殺
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
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臺城尉崔安石圖之邈
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
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
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
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立
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
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
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
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

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懷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邀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置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嚮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具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

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
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
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惠諡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
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
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
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
坎塋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逖同塋泉明有孝節喜
振人之急旣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
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閒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眞卿方爲蒲
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
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己女復失之履謙及父
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
薄相扶挾度何託眞卿眞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
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

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愠數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個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頌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椶櫚賦自託頌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王具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眞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眞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諡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頌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

伐次灤河屬凍凍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允循許可爲向濶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

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官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立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賁引軍進至

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囂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去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闕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干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披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

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
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
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
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
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
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
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
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
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
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
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
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

唐書列傳卷一百一十七
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
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載
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
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
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
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
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
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
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
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
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
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
示賊因出陣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豪無入其家有詔

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閤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動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陰縱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縱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曰賊米一勺斫木皮鬻絹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毅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

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
死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瘡
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
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蠶弩以食賊
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
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
爲將數死戰竟殺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
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
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
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
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
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
披靡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言城或未
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

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
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
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
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
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
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
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
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
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
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
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羈賊城遂
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
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

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投其口齒存者三四
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
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刀脅降巡
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靈臺
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
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
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
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
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
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臺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
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
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
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

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主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儉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致葵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

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閬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劾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北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血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

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愼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

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
勸歸不去衡齋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
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
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
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
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
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閭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昇楚州刺史閭性豪蕩好飲謔善絲
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
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
鍾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

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蛟馮顏其
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壖抗方張不制
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殛潰梁宋間大小數
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
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
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
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
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忠義我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唐書百九十三

宋 初 奉

敕 撰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歸國累官安西副都護美寶未
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姓李名
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次並邊玄宗患之詔千
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犄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
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
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
麋穀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
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
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
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
為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
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
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
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王事隋為監南直閣李密據洛口王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衄世充歸東都秦主東徇洛王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王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王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範出為梁州揔管巴山獠叛王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忘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昂表堅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原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蔡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刈城中士單寡糧少而原堅晝夜戰諸將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王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原汾陰人父紹大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為太子瑛妃瑛廢貶原嶺外父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驍而辯為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壁曉敵之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晉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興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蔡廷王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閭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王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王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共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勒動鼎竊若何泚善之廷王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

獻牛馬係道儲膺為單因勸此入朝此將聽諸校怒縛廷王辱之廷王無撓辭此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王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此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此腹心廷王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此愈信桀傲稍革廷王遂戴朝事此乃奏涿州為求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此內畏弟滔偏已滔亦勸此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王體微共白此入朝為功臣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此不聽二人隨此到朝德宗為太子時知廷王名及見禮眷殊渥此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王以大理少卿為司馬體微為要籍陷有請於此或不順廷王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復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王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王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此書云云此素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此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王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偏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王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王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王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

於道險不可往。彥追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更使我出東都。此殆宿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彥死。而尸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陷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唯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祖中。臨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啗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其。且言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言。號絕。泣。

血燧表其冤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金奇戶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二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聞誦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二一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賈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雁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閫矣曷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鄒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且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

權知兵部侍郎楊炎廬祀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廼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將鎮慰誘廼佯瘖不荅炎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廼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姘姘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其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怕州武俊令子察所為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仵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棄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

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
佗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
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惟
南節度使王鐔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鐔處以劇職封徐曾
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
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
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應憺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
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曾
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每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
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憺工
部尚書擢清安定即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貴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
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還肅眈致祭
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
女及曾兄子豐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
嗣宜令豐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其名振到軍門太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卻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瑱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淑者章劼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右祖神泉為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為縣令即將矣而淑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
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懷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
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
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且贊
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淑客者不遣卒被害帝悲梗
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庀其
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宜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馮密遣人奏賊纖悉
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者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
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郭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郭航李
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訐曰
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余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
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
皆露後葉奉事京師脅即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昉濮州
守衛苛嚴九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
師昉爲繕書藏衣如系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

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昉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
名以遣原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
昉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
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
若拾遺頗用昉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其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墨教獻
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墨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
冤氣在天禍且至英墨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
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
師道捉昉臂獻款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
沐吏部尚書妻爲摠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昉
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聘二人卒能
以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
言紹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漬足而
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覺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
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

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桎梏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監軍劉
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
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
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
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夫群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
子從諫貴其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卽少年毋使襲山
東熊朝服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隣道
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
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繫
淋頭卒羞死卽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
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
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推鄆兵二千同謀直
言旣折之軍中遂安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謹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嶧主錢
穀性廉勁遇事不覩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
濟時意龐勳反攻杜悰於泗州謹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悰素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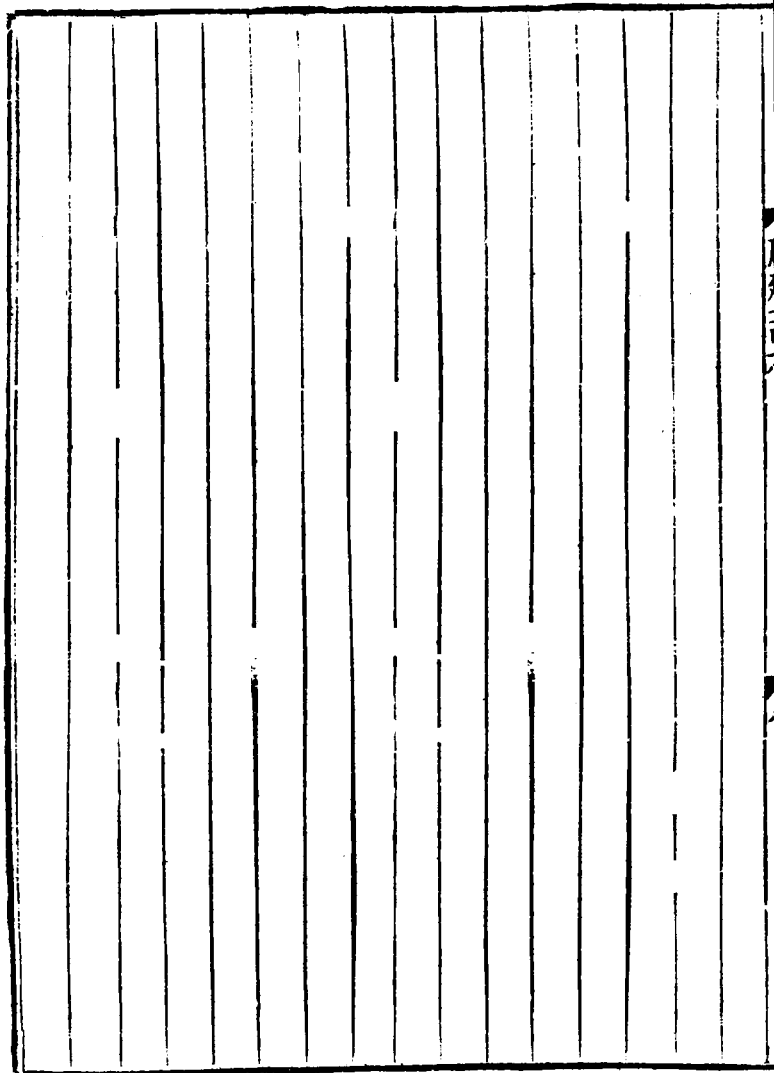
名握手曰吾僚李廷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謹亦謂樞
可用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怕生死時賊張甚眾皆南走獨謹北行謹未至
怕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謹至可表為判官怕許諾俄而至怕喜曰園急飛鳥
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
口謹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
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眾我寡
不可往謹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為
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
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謹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
許付兵五百謹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謹仆面于地泣以謝眾既
叩准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謹將斬之眾為請謹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
登已濟怕亦出兵表裏襲賊大敗謹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
赴援壁蓮塘怕欲遣人廷勞諸吏憚不敢出謹獨往犒而還園三月救兵外
敗城益危謹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
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謹為賊計囚之謹引李嶧自
明嶧時為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詣粟具方

淮路梗不得進。譙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譙曰：「愔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譙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粟三十萬。譙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愔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譙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譙直前，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音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譙然。譙癯，短才，及中人後，實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獻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景符李洎曰：「順天建元以惠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景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詎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閩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塋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碣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鐙問策，鐙曰：『王爲直諸侯遺。』

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三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無碣鐫遜何之事即寔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卽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刁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言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卓行列傳第一百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

請太子少師兼侍讀學士

敕撰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渾泳能食乃止旣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擊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瑤

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蒸于于蒸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陰出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扁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莪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塞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

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閒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寧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

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
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它縣
飢人至相屬鬻粍爲具饘粥及去糗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粍客
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盧州刺史拯與粍名
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
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臯擢進士第爲臨
清尉安祿山藉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
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
蒼蒼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蒼來臯陽啗直視蒼而瞑蒼爲盡
哀自哈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
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
臨淮爲驛亭保以詞北方旣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
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臯

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邁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荅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諡爲貞孝子德璽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

山下拜鉤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歃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歔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埆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太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

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甚自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取妻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

者跡接干道間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使之有次置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斛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代負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旣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總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

不敢彊及爲宰相又三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不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孰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入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元等帝怒其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

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三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斤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

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
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
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
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
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
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
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大
鱸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
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
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
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
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
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

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闔
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
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
賜其家錢三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
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
捐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
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汙者蕃
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償賈人魯卿第進
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止管鹽
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
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
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
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

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憤踴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各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又少也憤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

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
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
圖與閭里耆老相樂主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
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
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
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
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汙賊據忠自完
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
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
夫哉

卓行列傳第二百十九